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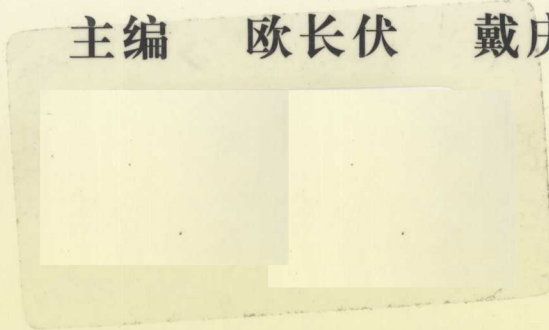


八千湘女

进疆回忆录

湖南省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主编 欧长伏 戴庆媛



湖南人民出版社

八千湘女进疆回忆录

湖南省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主 编 欧长伏 戴庆媛

副主编 胡森芝 刘强玉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千湘女进疆回忆录 / 欧长伏, 戴庆媛主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438-6152-7

I. ①八… II. ①欧…②戴… III. ①回忆录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8627号

八千湘女进疆回忆录

欧长伏 戴庆媛 主编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任编辑: 龙妍洁妮 姚晶晶

装帧设计: 杨芬艳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市精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x1092 1/16

印 张: 38.25

字 数: 646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6152-7

定 价: 60.00元



序

魏文彬

当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诞生,胜利的旗帜插遍天山南北的时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及时向驻疆部队发出了屯垦戍边的命令。为了新疆的长治久安,为彻底改变汉代以降历代屯垦一代而终的局面,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的王震将军首先将目光投向了故乡,热切期待勤劳、朴实和善良的湖南女青年能加入到与驻疆部队将士一同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行列中来。随着新疆军区招收女兵的消息不胫而走,湖南这块素与新疆有着渊源的土地沸腾了!年轻的湘女们有的带着几升米,光着脚丫步行上百里;有的带着花布包袱,撑着油布伞;有的甚至瞒着父母,从四面八方风尘仆仆赶到报名处,踊跃参军。她们怀揣着“到新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志向,立志要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女战士。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2年的3年间,湖南共计有八千余名女青年应征入伍。她们进疆的漫漫西行路,迎着肆虐的风雪,冲破残匪的袭扰,一路向西挺进。

来不及洗涤征尘,来不及向家乡父母报一声平安,她们就一心扑到安营扎寨、拓荒创业的工作中去。她们住的是自己挖的地窝子,吃的是没有蔬菜的干馍,穿的是极不合体的军装(入夏后,要把冬装中的棉花抽掉当单衣),更难堪的是数月无水洗澡……她们戴着星星下地,托着月亮回营,肩膀磨肿了,手掌起血泡了,开饭时吃着吃着,筷子掉在地上——人睡着了……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劳作和艰苦生活,八千湘女没有怨言,没有退缩,用稚嫩的双肩和金子般的心分担着年轻共和国的忧与难,用特有的“辣劲”战胜了种种挑战,把青春热血抛洒在戈壁沙漠,抒写着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当代西部女性传奇。

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党和部队的培养下,八千湘女锻炼成长为建设兵团的第一代女教师、女纺织工、女拖拉机手、女医生、女会计师、女农技师、女工程师,与男战友一道,开垦出万顷绿洲,创建了一座座美丽的城市,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她们还用湘妹子的似水柔情抚慰着戍边将士的寂寞心灵,使一个黄沙弥漫的粗犷世界绽放着柔和、文明和理性的光芒。她们不光是坚贞无畏的战士,更是亘古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深情地孕育了后代,也孕育了爱、宽容、大义和坚韧,浑身闪耀着动人而又温暖的母性光辉。



《八千湘女进疆回忆录》一书，顾名思义，其内容主要是一代湘女们以自传体的形式叙述她们应征入伍、参加生产建设、爱情生活等方面一个个鲜活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是弥足珍贵的“三亲”史料专辑。“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半个多世纪以来，八千湘女将根扎在新疆的土壤里，用汗水和泪水浇灌了新疆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同样用汗水和泪水演绎着她们的爱与追求、光荣与梦想。多情湘女已成为新疆屯垦史上最为动人浪漫的传说。当年十几二十岁的青春少女，如今已垂垂老矣，有的已将忠骨埋在了天山脚下，值得庆幸的是，她们坚定豁达的精神得以承续下来，人们赞美她们“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她们的后代接过了她们开创的事业，追寻着她们的足迹，继续为新疆的发展和繁荣而奋斗而奉献。半个多世纪的边关情结，半个多世纪的思乡情愫，几代人的奋斗历程，不是我们现在所编这本书就能完全展示与描绘。在此，我以为，八千湘女的英名虽不能穷尽，但她们的风范长存、功业永垂！

八千湘女虽然出生、成长在三湘四水，但她们的根已扎在新疆，她们把新疆和祖国内地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族人民和谐相处、共同奋斗是新疆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当年湘女就是怀着这样的理想与激情，奔赴祖国的边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当初八千湘女和战友们的牺牲与奉献，就没有新疆的屯垦事业，也没有新疆今天的发展和进步。她们和祖国众多的儿女包括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一道，为新疆的稳定、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艰难困苦，玉汝以成。”面对八千湘女赤诚报国的奉献精神，没有人能不肃然起敬。屹立在省会长沙湘江畔的“湘女石”，表达了故乡人民对八千湘女最真挚的礼赞和敬意！八千湘女是湖南的骄傲，也是祖国的骄傲。2010年将迎来八千湘女进疆60周年，我们唯有弘扬当年八千湘女的奉献精神，自强不息，将一代湘女曾为之奋斗的新疆、湘女的故乡湖南以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才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此书的愿望。

是为序，谨以此作为对当年扎根新疆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八千湘女的最诚挚的敬礼！

2009.12

★ 魏文彬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目 录

风雨边疆情	戴庆媛 (1)
我是毛主席家乡来的女兵	曾灵芝 (22)
八千里路云和月	张玉珍 (26)
英姿飒爽进疆来	殷玉霞 (37)
义无反顾去当兵	毛温含 (40)
纪念我的好姐妹——永芬	黄玲 (42)
夫妻携手上天山	黄铭秀 (45)
人生第一步	万辉生 (47)
我的水磨沟我的哈密	刘各慈 (50)
荒滩上的红柳	曹若庆 (52)
铁了心要去新疆	曹焰辉 (55)
小丫扛大旗	马杏元 (56)
生死与共姐妹情	梁永顺 (60)
热血报国援边疆	潘辉 (63)
我是光荣的兵团战士	柳庆双 (65)
在革命大熔炉里锻炼成长	欧阳美娜 (69)
简陋的婚床	隆昭秀 (74)
火红的军营火红的心	阳名华 (77)
踏冰卧雪昆仑山	汤立年 (83)
歌声结下一世情	刘玲玲 (93)
烈日下一帮女兵娃娃穿着棉衣	贺琦珉 (97)
我把青春献给了军垦事业	骆玉兰 (102)
献身医疗事业	尹芷元 (104)
西行散记	顾孔俐 (105)
从湘江畔到天山脚下	曾元成 (109)
激情阿克苏	蔡吉新 (112)
我差点命丧大风沙	史宁安 (118)
悠悠岁月	周桂放 (120)
天山下的拓荒者	刘方针 龚桂芳 (122)
半个世纪的回望	冯其乐 (124)



一个湘妹子的自述	彭淑珍 (126)
七纺第一代纺织工	汤庄文 (129)
火红的年月	汪柏祥 (132)
岁月如歌绕我心	李慰廉 (134)
新疆在呼唤我	肖迪军 (137)
天山系我心	刘芳 (139)
难忘在八钢的日子	刘惠 (147)
苦尽甘来话平生	王碧松 (149)
笑脸含泪忆当年	王淑梅 (152)
一对对夫妻轮流住洞房	周光美 (155)
回忆进疆初期剿匪的岁月	刘玲明 (157)
青春无悔	唐曼莉 (160)
花海中的一叶嫩绿	柳青 (162)
我的青春在边疆闪光	周盾芝 (164)
青春的脚步	彭淑梅 (166)
唱响招聘团团歌	高心明 (168)
一心要参军	王昭云 (170)
那时我们正年轻	葛志华 (173)
边塞行医五十年	欧阳复陶 (175)
巴音郭楞——我的梦	余家林 (179)
干一行爱一行	董银华 (182)
遥远的淖毛湖	李智安 (184)
我爱第二故乡——新疆	舒志祥 (187)
激情上天山	蒋昌允 (190)
吓麻雀	彭玉锦 (193)
我是湘乡第一个报名进疆的女兵	李慧兰 (195)
我收获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刘立弘 (197)
屯垦生涯二三事	曹福民 (202)
无悔今生	郑佩兰 (205)
绚丽的人生	陈里仁 (210)
我是兵团第一代女拖拉机手	华淑媛 (220)
王震将军关心我的婚姻大事	周镜月 (224)
心总是热的	刘生献 (228)
峥嵘岁月	崔曼琼 (231)
我是一名岩土工程师	彭中阳 (233)
回眸边塞四十年	丁帼英 (237)



“四重奏”的三八妇女节	罗桂英 (240)
我和莫索湾的第一所学校	李曼云 (242)
情牵边陲	伍君明 (245)
不变的是信念	谢新觉 (251)
“十八团大渠”——幸福渠	黄庄仪 (254)
陶司令称我们是“油同志”	廖群 (258)
历经磨难终不悔	何碧茹 (260)
青春颂歌	蒋万银 (262)
那时的领导像父母	雷碧娥 (266)
维族汉族一家亲	梁华英 (270)
将军与小鬼	陈瑞芳 (273)
我本来叫陈翠华	陈华 (275)
在工兵团的日日夜夜	伍先义 (278)
在党的温暖怀抱里成长	周俐如 (280)
新疆——我心灵的家园	吴霞芳 (282)
情系天山	顾孔志 (291)
归去来兮,那条寻找家园的路	刘春芬 (295)
刚进疆的那几年	黄念青 (299)
记一次追剿土匪	柳庆 (302)
我曾是进疆部队大队长	周祖光 (303)
辛劳和自豪的一生	唐剑英 (304)
一名孤儿的成长历程	刘巧度 (306)
人生之旅	罗满桃 (309)
我是“发”给老曹的媳妇	潘若麟 (313)
岗位变,情怀不变	谢树仁 (322)
人生的价值	吴玉霞 (327)
不辞羸病卧残阳	陈云华 (332)
屯垦戍边在阿拉山口	潘怀彬 (337)
“假小子”从军记	毛灿奇 (340)
一张免费通行证	万淑真 (347)
披星戴月垦荒忙	刘舜严 (350)
党给了我一切	李克湘 (353)
天山戈壁写辉煌	李敏 (356)
生命礼赞	杨映群 (361)
自力更生制药剂	屈艳芳 (363)
天桥沟里炮声隆	何美华 (365)



在那远逝的岁月里	彭环峨 (368)
奋战在医卫战线上	许美纯 (372)
两跨喀喇昆仑	黄屏兰 (376)
我爱新疆胜家乡	许斌 (381)
我们就像塞外的骏马	魏书萍 (394)
我当上了全国劳模	黄厚瑜 (398)
医疗战线上的一名侦察兵	张素梦 (402)
我是一名俄语教师	刘杨型 (404)
献身边疆志不移	胡秀英 (406)
感激与怀念	张振琦 (408)
湘女中的维吾尔人	马敏清 (410)
留存历史,教育子孙	廖翠英 (413)
难忘的大年初一	陈彩仙 (418)
苦涩和甜蜜的回忆	戴美兰 (420)
我们这一辈	李克娟 (422)
为新疆的纺织工业夯实基础	侯丽蓉 (425)
从童养媳到国家干部	宋琼瑞 (428)
蓦然回首回味甜	谭曼君 (432)
我是一名工程施工员	朱金娥 (435)
播种桃李,播种芬芳	涂敏 (440)
春去秋来六十年	刘洁思 (447)
岁月长河里的几朵浪花	张竹青 (450)
芙蓉妹子的誓言	王月英 (453)
差点把孩子丢失	侯镇贤 (455)
湘女心灵的回音	侯碧君 (457)
快意人生	毛熙慈 (460)
八十忆旧	彭化 (464)
我爱戈壁明珠——石河子	肖业群 (468)
难忘生命历程中的几个片断	杨克仁 (470)
劳动的歌声漫山遍野	郭清秀 (475)
“亚克西组”	戴诚 (482)
湖南婆婆新疆来	何桂洁 (486)
最好的设备是战士们的一双手	兰凤英 (491)
难忘的岁月	肖敬伍 (494)
无愧于这个高歌猛进的时代	彭春云 (496)
一个追梦的潇湘女兵	陈明扬 (500)



不悔的青春之路	李鸿鸣 (504)
前赴后继兴新疆	成家声 (505)
我爱家乡,更爱新疆	董银华 (508)
请别忘了我们这一代女兵	朱月贞 (510)
永远的征途	戴惠文 (518)
我们就是那铺路的海草化石	顾孔俐 (522)
残缺的手指	许厚兰 (526)
军中姐妹花	涂倩 (528)
弹指一挥间	谢真和 (531)
从北疆到南疆	毛爱珍 (536)
梅花香自苦寒来	易雪梅 (538)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汪智曾 (541)
总算保住了我们的耳朵	周江 (543)
我为八钢科技档案忙了一辈子	梁强毅 (545)
我是一个小个子兵	吴桂英 (548)
我和拖拉机	李明 (551)
青春在军垦事业中燃烧	谢荃辉 (554)
永远的记忆	陈瑞芳 (557)
为新疆舞之蹈之	何健安 (561)
永远的军人魂	吴杏华 (562)
我自豪,我曾是女兵	刘正华 (568)
迎难而上	曹元珍 (570)
我是“孩子王”	王杏芳 (571)
党的光辉照我心	李曼君 (573)
天山脚下把根扎	王永兰 (574)
军垦生涯	刘功辉 (576)
生命中的亮色	左大宇 (580)
蓦然回首,青春的光芒依然闪烁	廖玉珍 (584)
老照片留下美好的记忆	彭淑明 (590)
梦回阿勒泰	周志立 (593)
石河子市是怎样建成的	靳丽芳 (597)
编后语	(599)



风雨边疆情

戴庆媛

童年的记忆

1935年农历9月23日,我出生在长沙郊外的捞刀河兔子坡。大约我6岁那年,日军快要打到长沙,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奸、掠、烧、杀,爷爷和二叔用箩筐挑着我和大弟弟,领着母亲,从长沙步行逃难到父亲做工的湘西辰溪兵工厂。一路上,日本人的飞机不时地像乌鸦一样在头顶盘旋,朝着逃难的人群扫射,有时还扔炸弹,一路上被打死的人横七竖八地随处可见。很多尸体缺胳膊断腿,也不见有人掩埋,那景象非常悲惨。这一切,给我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父亲是泥瓦工,家境贫寒,按理说我读不起书,幸好兵工厂有子弟学校,我有幸在子弟小学上学并读到初小毕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家回到长沙城。父亲在城里做工,其收入难以糊口,只好把家安在乡下洪山庙靳家冲,租了王家祠堂公屋定居。好景不长,因王家公屋多年没人居住,年久失修。我13岁那年(1948年)春天,大雨把我们住的房子冲塌了,幸好是白天,全家人跑得快,没有被压在里面。父亲闻讯从城里赶回来,一家人一起动手搭建了两间稻草茅屋暂避风雨,没想到一住就是两年多,直到1949年8月湖南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分了田地和房屋,我家才终于有了固定的住处。

自从回到乡下,因没有高小,我只好失学在家帮助母亲做家务。可是我又喜欢读书,经常乞求父亲送我去城里读书。1948年秋天,开明的父亲把我送到了他参与建成的长沙伍家井的崇实女校上学。因交不起学费,只上了一学期就失学在家,之后帮母亲喂猪、砍柴、种菜、卖菜,做些家务。新中国成立后,14岁的我参加了村里的减租反霸宣传队,还当上了民兵小队长。1950年,我又到史家坡完小上学,总算是高小毕业了。当时在农村我已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因我积极帮助驻村、乡土改工作队走家串户搞宣传教育活动,还当上了农村群众教师,在乡里第一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挺进新疆

土改工作队队长是位解放军女战士，我叫她熊妈妈，她很喜欢我。我几次向她要求像她一样当一名女兵，最后她终于答应了。那是1950年秋季，她亲自把我领到乡政府见了首长。可那位是北方人的首长说我年龄小、个子矮、不到1.5米，不合格，没有答应我的要求。我并未死心，不久在长沙体育馆的广告墙上看到新疆要招女兵的布告，十分激动，立即赶去报名。但他们又说我个子不够高，太瘦小，再次把我拒之门外。1952年春，新疆军区又一次来招人，正好赶上这次条件放宽，要的人又多，我要当女兵的决心更大了。这已是我第3次报名了，再也不能失掉机会了，于是我绞尽脑汁想办法过关。首先是要母亲给我做了一条长一点的裤子，问父亲要6角钱买了一双厚鞋底的“蓝光牌”胶底鞋，在棉衣棉裤兜里分别装上了小铁锁、小秤砣及小卵石。在称体重时，我总算勉强达到了40公斤的要求。16岁的我，终于实现了当女兵的梦想。

1952年3月8日，我们离开了山清水秀的家乡——湖南，踏上了去祖国新疆的遥远征途。先是从长沙坐火车到西安，在西安休整了一段时间，为我们发了军装、棉鞋、布袜、皮腰带等。当时我们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没有条件为我们做合身的军装，只要能保暖就行了。于是我和4000多姐妹分坐着一百多辆帆布大敞篷车，向新疆进发。车厢里，行李就是我们的坐椅，两个人一对，相互靠着、依偎着，颠簸了40多天，终于到达了新疆迪化。



记得到了迪化,我们被临时安置在八一广场和北山坡警卫营军营休整。没几天在广场集合,听王震将军作分配动员报告。王震司令员专门为湘女的到来作过一次报告,讲了新疆的发展规划,重点有三大任务:一是保卫新疆。军人拿起枪杆子能打仗,保卫边疆的安全。二是建设新疆。要建设机械化农场和很多工厂。什么八一钢铁厂、十月拖拉机厂、七一棉纺织厂、发电厂等等。这些农场、工厂都需要我们去建设,特别是纺织厂,需要很多的女同志,还需要全军的指战员每人节约一套军装和一顶军帽子的钱来建纺织厂。三是扎根新疆。要在新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世世代代为新疆建设作出贡献。

王司令员的讲话描绘了一幅壮丽的画卷,展示了新疆美好的前景,也深深地打动了湘女的心。个个都兴奋地感受到自己已经成为了新疆的主人。在师长的带领之下,300多名湘籍女兵走进了水磨沟,宿营在北山的地窝子,编为青工队,开始了纺织厂的修建。

广场上是清一色的身着土黄色军装的女兵,好热闹啊,感觉非常新鲜。大家都用心听自己的名字被念到没有,我好一阵子也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但记得听到首长的话是:同志们,欢迎你们来到新疆加入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行列,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要有安心扎根长期建设新疆的心理准备,要把你们的骨头埋在天山脚下,要用你们的双手建工厂、建农场……这个时候广场上叽叽喳喳,叫声、哭声一片,秩序一下乱了,将军说的什么也听不清楚了。我们是抱着穿军装当女兵的愿望来新疆的,怎么刚穿上军装就变成工人农民了?在家乡当工人的机会也多得是啊!招兵的广告上也没有说是这样啊!大家心里的滋味真是难以言表。我被分到七一棉纺厂,当上了中国新疆第一代纺织女工,想到还可以穿军装,享有军籍,实行部队的供给制,成为穿军装的纺织女工,也感到很荣耀,当时也就没有哭,以后也没有因此哭过。

我和200多名姐妹到了刚建起厂房的七一棉纺厂,当时艰苦创业,建厂方针是“先建厂,后建窝”,没有宿舍,住的是清一色的地窝子。什么叫地窝子呢?就是向地下挖掘1.8米深的方形或长方形大坑,在靠里面墙的地方留出50厘米高、2米见方的台子作为床铺,在上面铺上苇把子或者麦草,姑娘们两人一对住在这张大床上,一人的被子当褥子,一人的被子当盖的。

记得住了没几天的一个晚上,半夜突然下起暴雨,水顺着门冲进地窝子,一会儿把鞋都浮了起来,教导员吹哨子大声呼叫:快穿上衣服跑出地窝子到厂房避风雨!第二天大队长带领我们大家动手排水整修地窝子,都是一群没有经过风雨的湘妹子,哪会和泥修房子呀,大家乱作一团一筹莫展。这时我突然想起童年时父亲带领全家修茅屋的情景,父亲跳进泥坑用脚踩稻草和泥糊。我当即向大队领导建议用麦草和泥,领



导称赞说：“这是好办法。”我马上来了干劲，第一个跳进泥水里做示范，用麦草和泥，大家学着我的样子七手八脚往地窝子的墙上和土台子床的周边抹草泥，干得很起劲，不到半天工夫，就把地窝子修补一新。我更是干得起劲，浑身冒汗，全身是泥，活像个泥猴，收工时我就跑到水磨沟，那铺满鹅卵石的沟里，天山雪水清澈见底，潺潺流淌，十分诱人。大汗淋漓的我毫无顾忌地跳进水沟里，先冲洗双腿，后又冲洗双肘，然后高高兴兴地收工回到厂房宿舍里面休息。晚上全队开“点名”大会时，教导员在大会上表扬了我，我的心里可高兴了，可是这时我全身已经疼痛得发抖，但又不敢吭气。大会结束回到大地窝子里开生活检讨会，做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当时部队组织生活的常规活动。我躺在地窝子的通铺上，一晚上疼得睡不着觉。第二天一大早，卫生员送我到新疆军区医院门诊部，经检查患上了急性全身性关节炎。我一下瘫痪了。躺在床上半个月不能下地。因治疗及时，用药对症，20多天后我可以在病房里两手扶着板凳，挪着走动，又锻炼了一周就出院了。医生叮嘱我要穿暖和一点，不要受凉了，可是当兵以来只发了两件白衬衣，一套单军装，一套棉军服，自己带的厚衣服在经过甘肃境内时捐给当地群众了。因当时正值春夏交接时节，穿单衣太薄，棉衣太厚，我想也没什么可换的衣服，穿厚一点总比穿薄了好，就把能穿的衣服都穿在身上。没有想到歪打正着，这一捂，还真把急性瘫痪病给控制住了，但还是落下了病根，以后经常复发，转移成了右腿软骨肉瘤，成了难以治愈之症，给我晚年生活增添了许多麻烦。

干训班学双语

我从新疆军区医院回到七一棉纺织厂，拼命苦干了两个多月，又赶上了一次选拔机会。上级从每个车间挑选一人，总共13人，到新疆军区政治部干部第三期培训班参加考试，我被挑选上并参加了考试，又是笔试又是面试，最后我是七一纺织厂被录取的6人之一。1952年初新疆军区党委为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新疆发展，为各民族人民大办好事，为屯垦戍边做好准备，培养翻译人才和双语干部，计划选拔一批青年学习维吾尔语。1952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了新疆军区干部培训班语文队。我们开学不久，全面主持新疆工作、担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的新疆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和新疆军区代政委的王恩茂将军到乌市八户梁干训班考察时说：“新疆的汉族干部不会民族语言，是很难做好民族工作的，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要学好民族语言，就要把课堂搬到民族地区去。于是在1953年4月新疆军区干部培训班迁至伊宁市巴彦岱，正式命名为“新疆军区语文学校”，设立了汉语队，学员200多人，维语队学员122人，维语队分3个班，总共只有22名女生，我们湘女就有6人，她们是杨志淳、刘菊英、周



淑纯、刘健、王某某和我。我们几个老乡经常凑在一起，感觉特别亲，常在一起聊天谈心。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王震将军在八一广场分配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认为在新疆当了工人就不错了，现在又要我们学习维语，还要求我们讲普通话，这不是叫我们真成了新疆人啦！再也回不到家了！那不行！说着说着，我们几个抱成一团大哭了一场，这时我提议，我们服从组织安排听党的话，但不要忘记家乡本色。不学标准普通话，不改家乡口音。来，我们拉钩上吊，发誓一百年不变，谁要变了卦谁就是小狗，见面刮鼻子。语文学校毕业后我们几个仅见了一次面，除了杨志淳同志因去了文工团，后又从事幼教，才讲了一口标准普通话，我们5个还是乡音未改，还保持一口湖南腔，如今想起来，成了一段笑话！

这所学校的学员都是从各部队抽调考试择优录选的学生兵，年龄学历不一致，最大的25岁，最小的只有16岁，文化程度高的是大学毕业，低的只有高小毕业。我就是年龄偏小的、文化最低的学员。学校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一年学会是天才，两年学会是人才，三年学不会是蠢材”，鼓励我们积极努力地学习。学习半年后，学校将汉学维学员的122人分成了甲、乙、丙三级，我的汉语水平是丙级，维语水平是乙级。我又气又急，晚上在被窝里偷偷哭了一场，并暗下决心：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要刻苦学习，没有学不会的，即使当不上天才，也绝不当蠢材。我发挥我年龄小思想单纯、记忆力好的优势，埋头苦学，抓紧时间，分秒必争。没有笔记本，我就剪下报纸边角，用针线缝成小本，记上单词，一天也不离手，走到哪儿学到哪儿，记到哪儿，甚至连上厕所也不放过。有的学员笑我是书呆子，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等第二次大考再次实行升级分班时，我的维、汉语水平终于达到了甲班标准，成了甲班的学员。这个班原应于1955年春季毕业，但是由于1954年10月要召开新疆军区首届党代会，军区干部下令要从汉学维学员中选调10男2女，共计12名优生参加党代会的筹委会工作，结果我是被选调的2名女生之一。另一名也是湘籍女兵叫刘菊英。我们会后都被安排在新疆军区后勤部当维文打字员。当时我分在筹委会政工组当维汉翻译和展览会两种语言的解说员。领导要求我解说时先将汉语翻译成维文，送给政治部副主任曹达诺夫审查。有一次，政治部主任熊晃将军在场，看见我，很自豪地向大家介绍说：“这个女兵是我的小老乡，翻译得怎样，请你把关。”曹达诺夫将军认真看了讲稿，得知我学习维语文字才两年，竖起大拇指说：“不容易，亚克西，天才。”

此次会后，我们12名学生提前毕业。我被分配到了新疆军区司令部，先后在动员部和办公室工作，担任维语翻译和维文打字员，还经常受命为军区副参谋长祖龙太也夫将军专门服务。他平时下命令，拟稿件，总是先让我们维文打字员听他口述，打字员



用打字机记录下来,然后再读给他听,他校正后再由打字员打印成文下发。1954至1958年4年里,我的维语越来越熟练,用所学知识赢得大家的信任,也成了军区首长们沟通民族语言的使者。

“过渡型的自由恋爱”

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正式成立了,迪化改成了乌鲁木齐市,我工作的新疆军区司令部动员部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兵役局。当时共有42名现役军人,其中只有4名女性,一名已结婚。在这里,工农出身的老兵很多,但都是光棍汉,他们文化程度低,为人非常朴实。当时要求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局领导就组织文化学习小组,由我们女性辅导他们学习文化。每天8小时工作之余,组织上有意安排我们一起学习、娱乐,还有意让我们相互之间培养感情。助理员李安堂比我大8岁,长得浓眉大眼,相貌堂堂,我长得很娇小,他总是处处呵护我。记得1956年元旦,兵役局的同志一起到乌鲁木齐南门体育馆看篮球赛,人多拥挤,他就给我“保驾护航”,让我平安地先人流中挤了出来,按时到达预定的集合地点。我对他渐渐生出好感。他是王震将军部队的某骑兵团的侦察排长,1949年翻越昆仑山时,是牵着马尾巴,喝着马尿,从若羌一路剿匪进疆的。当年能进机关当干部的工农分子,一般都是战斗英雄、工作模范,他们首先都要被保送到速成中学培训,扫盲学文化,他也是经过考试获得了高小毕业证书,被分配到自治区兵役局当助理员,也曾经立过大功。

本来我们是计划1956年国庆节结婚的,因女性太少,光棍太多,节外生枝的插曲也就层出不穷,不足为奇了。其实我们的结婚报告国庆节前早已批准,就因原来追求过我、我没有同意的某某秘书有意将报告压下来,我们拿不到结婚证书,没法子,只好在国庆节后的第2个周末——10月13日,办了当时比较时尚而又隆重的结婚典礼。我们拿到了新疆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第一代结婚证书,上面盖有政府的大方印章,我们八千湘女中那些早先通过“组织婚姻”或“道德婚姻”结为夫妻的就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她们不少人是几次谈话后就跟人结婚了,没有领结婚证这一说。2006年,我和李安堂同志的结婚证书被全国妇联的“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征集收藏,有自愿捐赠收藏证书为见证。

1958年,国内形势安定下来,部队要大裁军,动员新疆部队就地转业,我和丈夫被安排到新疆建设兵团。1958年初我早产,生了大儿子李军,转业时孩子还不到3个月,出发前被裁减的复转军人,都住在招待所待命。一天,碰上新疆军区副政委曾涤来复转军人招待所看望大家,这时我突然想起了1954年参加党代会筹委会工作时的一



件事,那时我常去新疆军区政治部大院送文件,一次,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曾涤叫我“小鬼”,我误以为他这是骂我,气得没有向他行军礼,他说:“你不会敬礼,我教你。”我一下紧张地举错了手,出了“洋相”。之后同院住的人见了我都以此作为笑料取笑我,这事一直使我难忘。没想到离开部队送别时,又被他正好见到了,这时他已经升任新疆军区副政委,见我就叫道:“小鬼,你抱的谁的孩子?”当他得知我要转业到新疆建设兵团时,当即叫来他的秘书,吩咐说:“她的去向要重新安排,她有专业特长,翻译是民族团结、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应该学以致用,安排她到地方机关。”那时我丈夫已经办理了转业手续,集体转业到农七师共青团农场,真没想到,与军区副政委的一个偶然相遇,他的“学以致用”的一句话,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2天后,上级通知我到自治区农垦厅秘书处去报到。

艰难的返乡旅途

没想到自治区农垦厅没有住房、没有托儿所,人事科干事说:你住地下室集体宿舍,孩子就另请保姆带吧。当时我月工资 85 元,请保姆每月至少要 60 元,丈夫的工资有 96 元,但他已经分配到农七师农场去了,与我相隔几百公里。我是在家专职带孩子,还是去工作?这么多困难如何解决?心里面十分为难。这时我想起了新疆军区语文学学校领导经常在我们课堂上讲的一句话:为了培养翻译队伍,国家投入了很多的钱,每个单词的代价相当于一个白面馍馍,你们决不能辜负党的培养。曾涤副政委的好心安排,“学以致用”的教导,又在我的耳边回响,我决心要发挥自己双语的优势,想来想去,当机立断,横下一条心,把不到一百天的儿子送回湖南老家让妈妈带。当时父母、丈夫所工作的地方既不通电话也不通电报,无法商量,只好先写了一封信寄过去,权当打招呼了。没有想到我人到了湖南老家,信却没有到家。返回新疆后,我立即赶到农七师共青团农场,委屈地跟丈夫述说了擅自决定把儿子送回湖南的事,当时丈夫没有埋怨我。

那时部队裁减的人员,大致有三个去向:一是绝大部分就地转业到附近的农场工作;二是筛选部分人员支援地方,进机关;三是复员转业回原籍。那时火车只通到尾亚,当我决定送孩子回湖南后,安置组工作人员对我说:“一个女同志带着孩子单独行动不方便,就跟回内地的复转军人一起走吧。”

我有 3 个子女,为了孩子,可以说我吃尽了苦头,但总算没有“持家”当随军家属。3 个孩子倒也争气,老大李军 1958 年生军在军营里,1977 年恢复高考就考上了大学,后来又考上了人民大学的博士,现在北京工作。小儿子叫李兵,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现在在石河子市工商局工作。女儿李煜,北京工商学院毕业,在自治区高管局工作。说到女